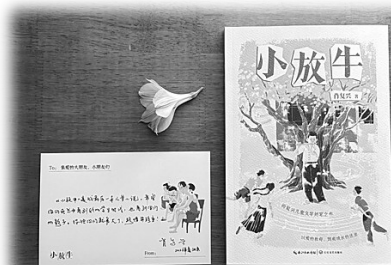


肖复兴少儿成长小说封笔之作

以爱的教育，照亮成长的迷途

这是作家肖复兴全新长篇少儿成长小说。以一曲《小放牛》为引，编织出一段与“错误”相伴的真实的成长经历：少年因一时的糊涂犯错而陷入困境，在失落与隔阂中，一场关于救赎与和解的旅程悄然展开……

小说融严酷的现实与理想的微光为一体，以“错误与救赎”为核心，探讨教育如何贴近童心，助力孩子走出“错误”的泥沼，为孩子们成长树立起温暖的精神坐标。



精彩书摘

后记

1

这是一本关于错误的儿童小说。

孩子会犯错误，大人也会犯错误。学生会犯错误，老师也会犯错误。是人都会犯错误。

犯了错误，如何面对，如何纠正，无论对于孩子，还是大人；无论对于学生，还是老师，都是人生的一个问题。错误，参与孩子的成长，也参与所有人乃至社会与时代的成长。

偶然读到叶圣陶先生早年说过的一段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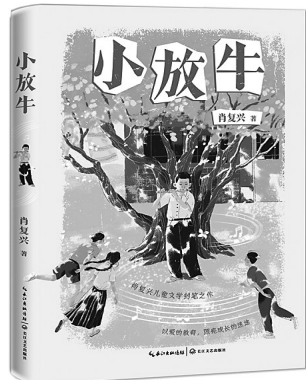
“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，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，非常羡慕，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。顺着他们欲望的趋向，作为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。”

我想起了我的这本小说。小说中，“我”私自拿了家里的五元钱，跑到乐器店买了一把心爱的笛子；小鹿姐姐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，为买她一直梦想的和菜牌口琴。这固然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。

如果按照叶圣陶先生的观点，认为这只是“逾越常规”，是“对环境（是对笛子和口琴）感到新奇，非常羡慕，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”，那么，除了出现小说中校长给予“我”处分，警察将小鹿姐姐带到公安局询问后留下案底，那样简单的教育方式之外，还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，而让我们“最应当尽力”去做呢？

如果按照叶圣陶先生所说的“教育的人手方法”，尽到“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”，作为师长，是不是可以稍微细致一些触摸到孩子的心理轨迹，深入孩子的心灵深处，以便更好地帮助犯错误的孩子，走过错误的泥沼而身心健康地成长呢？

于是，我写了这本小说《小放牛》。



这本小说取材于我生活中的真实经历。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真的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钱，到新华书店买了李白、杜甫、陆游诗集和《宋词选》四本书；我们大院里的一位刚读高一的大姐姐，真的偷了宿舍同学的钱包，为买她一直梦想的什么东西。我真的因此挨了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；大姐姐的后果更严重，被劳动教养了几年。

这段经历，在我的少年时代打下深刻的烙印，并带到中学，影子一样跟随着我，纠缠着我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一直升入高中，觉得并没有人知道或在意这段经历，我的心才得以渐渐放松。但记忆犹存，伤疤在身，余寒未尽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或者有些吊诡的是，给予我处分之后，从来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进行解释，或以此作为药引子，帮助我、教育我认识错误、改正错误。处分很快被撤销了，之后，也没有一位老师找过我，给予我哪怕一句鼓励的话。或许，他们都觉得这不过是小事，

如今的儿童文学，和我小时候读到的儿童文学大不一样，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发展。

读到法国学者保罗·阿扎尔的《书，儿童与成人》，书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儿童文学在这些年，脱离了原先的轨道。人们开始从洛克那里拿几个点子过来，再加上几个零星的卢梭的点子，混合进一点儿或者许多清教徒的情感，还有理智主义。所有这些奇怪的组合好像催化剂一样，催生出大量的作品。在世纪末的萧条萎靡中，这些书统统被摆放到了纽伯瑞的荣耀

《小放牛》，是我最后的一本儿童小说。

自从2015年写了第一本儿童小说《红脸儿》，我已经写了整整十年，该收笔了。我写得不够多，也不够好。我不想再滥竽充数，不想再参与保罗·阿扎尔所说的“组合”“催化”下的儿童文学大合唱，挤进已经拥挤不堪的纽伯瑞的荣耀橱窗了。

读到刚去世不久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：

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
大街上显得更加热闹
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

2

一切让我自己消化，或自生自灭；处分只是薄薄一张纸，可以随风飘散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所小学校的老师、教导主任和校长，对我一直很好。1973年，我从北大荒因退回京，待业在家，校长亲自到我家家找到我，好心让我回母校代课以渡难关。那时，我已经离开母校三十三年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不是一种“教育的人手方法”？或是一种“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”？或是前后无意识的对比，以达到一种教育的平衡？

在百思不得其解中，在几乎一生的困惑中，一直折磨到秋深春远的晚年，我才写成这本小说。小说里的张老师、梁校长、唐老师等大人，曾小僧、黑子、鲍永平等孩子，以及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，很多曾经那样真切地发生过，很多则是我想象的，也是我希望的、理想中的样子，亦即叶圣陶先生说过的我们“最应当尽力”的图景吧？

小说，弥补记忆中的缺失一角，扩展现实里遥远的地平线。

3

橱窗里。”

当然，保罗·阿扎尔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。不过，怎么读出几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（或错觉）？我们的儿童文学在这些年，不敢说是“脱离了原先的轨道”，因为我不知道原先的轨道是什么，而且原先的轨道也未见得就都那么好；现在的轨道，也不是那么不好，而且有不少好的和长足的进展。但是，对于保罗·阿扎尔这样尖锐批评的话，难道我们会无动于衷，没有一点类似的自省和反思吗？

4

人还在建造公园

公园还在建，大街还在热闹，已经不再属于我。就此谢别。

我把这本小说交给了李艳女士，她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。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，我又一次从头到尾做了修改。尽管这本小书已经是第四稿，但不见得就写得好，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。当然，更希望老师、家长和别的大人们，能够有机会看一看。

新的一年已经到了。且以新火试新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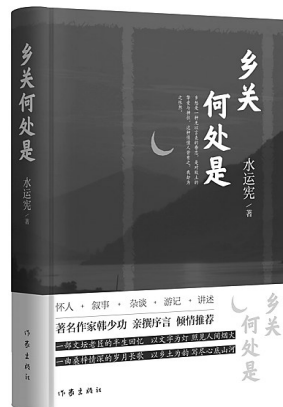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放牛》，肖复兴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书推荐

《乡关何处是》

水运宪著，作家出版社

《乡关何处是》是作家水运宪的全新散文集。作品以“乡关”为情感锚点，在怀人、叙事、游记与创作心得中，勾勒出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足迹与心灵回响。从湘西剿匪往事的采风到武大珞珈山的求学，从山河大地的跋涉远行与文坛师友的真挚往来，作品记录下那些关于乡土的记忆、文人的风骨和岁月的沉淀，文字质朴而饱含深情，读来既有回望来路的坦荡，亦有不惑归途的沉思。乡关，是地理的起点，也是心灵的归宿。



《嘉树堂花》

徐丁丁著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《嘉树堂花》是一本带你领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与文化生活的“冷知识”科技史读本。全书分为两个部分，分别深入探讨了柑橘与温室这两大主题，探寻中国古代农业文化的基因，揭示生产技术与古人经济生活的潜在关联。比如，从柑橘种植剖析中国“尽地利”的农业思想；而精细的农作技术传统和实用主义思想，使汉代即已出现的温室栽培在两千年里得以不断改进。

